感謝良醫

逕啓者鄙人於本歲八月忽患喉症，喉頭紅腫，兼起白點，日益愈烈，水漿難下，初就醫於存仁醫院，約經一週，未見稍減，後改服張君藥，僅服一劑，病勢頓減，再服一劑，而白點全無矣，張君誠大國手也，現寓文廟後街五十五號，確爲病者之福音，特此誌謝

感謝人郭約靈

智育影院 九、二十六起演 **野玫瑰**

大光明 九月二十八起演 **可愛的仇敵**

滑稽時事 **新詞戲本**

本報小舞台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回，合訂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縣郵票代價外加寄費伍仙，劇目列后

戰朝陽 馬路會 失熱河 遼王聞 報 斬湯 逼妻學 良 黑機 跳舞廳 胡蝶跳舞 和日 本 拒國出洋 學 良漢圖 生擠上路 花先賤 文聖街 嗅屁 捐款 劉 甄甫軍大戰晚河

成都新聞經售

閱者渴望之 續集 **姨太太外史**

日內將繼續披露並整理全稿出書

笑俗先生雲：昨閱成都新聞所登載之姨太太外史廣告，不甚看得明白，今特另擬一寶塔式廣告送上，請問可否另登 德壽年十三歲

笑。異妙。買來瞧●硬有味道。又不多發妙。笑得你顯痠吊。滑稽確不大觀。甚麼東西聽我來報。才是姨太太外史廣告。售書處東御街一伍肆號

這個廣告是一位小朋友德壽君送我的茲將來函一併登載並祝德壽君讀書努力 笑俗謹謝

煙
麻煙
好麻煙
純記麻煙
物美價又廉
吸者稱香稱贊
好名譽有十多年
開設在春熙路北段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成都新聞

第伍壹叁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樂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小舞台新新劇本第二集 **風流小生專集** **減價歡迎**

本書前定四角。預約減半。刻特減爲三角。預約一角五仙。定於本月二十日截止。至前訂書諸君。將來取書時。憑卷退洋五仙。

預約期已滿廢歷節後出書時再爲登報通知持卷來社取書不悞

無錫奇事多

河底噴粉 （袁鶴皋）

▲青色發光…隨水激射

▲迷信論調…愚民信煞

當此天時亢旱，災象已成之際，錫邑農民盼雨情殷，夏季中天公雖時有雨意，但一霎那間，輒復火傘高張，中間曾偶降小雨，亦屬無裨農事，直至前晚，（廿六）大雨始傾盆而降，雖爲時不久，雨量僅有二寸左右，惟因四鄉均同時得雨，已種晚稻之田畝，得益不少，雨過天晴後，縣屬富安鄉張舍鎮，富安橋旁議內，復發見一絕大奇事，蓋是處河心，突於前晚起，有極清潔之水向上激噴，並有類似泥之細粒，隨水射出，該項細粒微帶黯清色，置於黑暗之處，即發出狀類螢火之亮光，搓之甚韌但又並不粘在手上，一日一夜，已噴起不少，積在河心者，大致已有一方丈左右，截至作者寫稿時，（廿七夜十時）電詢該處友人，據稱尚在繼續噴射，此事係鄉間友人目覩後來城告知，並將噴出之沙屑帶城來閱，事屬千眞萬確，適非兩倉池陷及太湖內發見山陽縣之未得確據可比，據聞，此事係一漁民首先發見，昨已轟傳鄉間，遠近村民，羣往觀看，因此發生一種迷信論調，一般無知愚民，羣謂此項沙屑，係屬觀音粉，可供食料，想係天空憫憐貧民，於此大旱之際，賜給充飢云云

美教授發明 ▲人造鼻

可增強嗅覺十萬倍

（倫敦通訊）哈佛大學教授番阿（Fair）業經發明一種人造鼻，可用化學的分析，斷定其嗅覺能力較諸天生之鼻增强十萬倍，此項人工造成之鼻，原名有osmoskod，應用時須與天生鼻相配合，據該教授聲稱，人類嗅覺機關極易疲鈍，應用人造鼻，可以防此止弊，倫敦晨報發表該項消息時，並謂畜犬者可藉此堂會代其同伴者，亦得永遠之天機矣

博士信箱

王洪顛

（問）我有一個女兒，有美麗的面龐，又有自立的能力，要擇一個女婿，無論張姓，吳姓，都不滿意，只有洪順博士，她最滿意，最稱心，請你做我的女婿吧！（未來的岳母）

（答）此路不通，另請高明。

（問）開店的，別人叫他老闆，他的兒子叫小老闆。他的女兒叫什麼？要請你告訴我。（小店夥計）

（答）女兒不會開店，叫女小闆。

（問）有人問我：『春雨纏綿妻獨宿』猜一個字什麼？我猜不出，有煩博士，替我解答。（木子）

（答）是『一』字，太舊了。但你不寫『花鬚格』，人家不會猜出來的。

（問）中藥藥渣何以要倒在路中？（清道夫）

（答）因爲從前有個親戚去望病人，叩門的時候，無意中見到垃圾堆中的藥渣，他本是隱世名醫，就把藥渣察看，結果，發現了庸醫誤投藥品。現在尚藥渣倒在路中，起先也無非希望他人發現誤藥，日久就變成習慣了。

小舞台

煙王點狀元

第一幕 排朝

（易胆小扮煙灰，大個子扮煙哥，小個子扮煙官，尖尖扮煙仙上）（易唱）才執煙槍臥牙床。就賊攻打飯子場。老爺請來太太聽。我喊他們不要忙。（大唱）左是將跨過花軒。忽聽後面喊老三。他說我娘要籤引。我說我要去燒煙。

（小唱）那口我在黃金窟。隔壁火把鬧呵呵。大家都賊快些走。壁頭未燙忙除囉。（尖唱）那日燒煙在山岩。吃人老虎身後埋。他說他就要吃我。我說這口燒囉來。（白）煙灰老大。煙哥老二。煙官老三。煙仙老四。（全白）請了請了。國王有詔。齊集白宮南士壽殿。獻藝考取狀元。我輩且往闖闖。縱然不得與煙灰公主爲配。吃他兩盒瓜土。嚼他一個麻餅也好。言之有禮。呵欠而進。（老白）爾等俱是來考狀元的嗎。（全白）俱是來考狀元的。（老白）隨老夫進宮。（衆白）有煙莫得。（老白）微臣啓奏陛下。現有各處煙民。前來應考。一齊集殿前。請旨定奪。（王白）敎他們各各獻藝來。（老白）領詔。煙王口詔下。命設考煙民當殿獻藝。煙王面取狀元。（全白）領聖詔。（易白）燕籍民煙灰老大。敬祝吾皇萬歲。天天有煙燒。（王白）愛卿起去。（易白）謝主龍恩。（王白）卿有何技。前來奪取狀元。（易白）容奏 唱）大觀園內百花放。呵耳島上竹裏香。（未完）

紀實短篇 愛之規程？……（續）（奇涓）

並謂訂婚戒指，刻亦不能遽與退回，容女心冷時，俾自棄絕，嗟夫！以此視之，則伊父母不亦懦弱耶？雖然，當此畸形社會，以伊之父母閒居無權，較對方之正有勢力，何敢相與頡頏，惟有隱忍受之耳。

光陰易過，臘盡春回，歲酒傳新，年華依舊，上戊雞豚之會，賽酒農家，東風鶯燕之林，閒花處處，伊女郎望眼將穿，尤難得一慰目，啼花怨鳥，倍惹閒愁，落絮飛紅，越增悵惘，而對方者，則已婚約早盟，攜手同梓矣，山窺窓笑，柳弄絲柔，白雲無恙，紅日仍升，溪橋水綠，驛路鳩鳴，談笑忘懷，大不似來時光景，異所謂境隨人異耶？可曾憶及閨中怨女乎？……？（未完）

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夢魚〕 (263)

第五十回 泛掉西湖飽覽勝景 開樽東閣樂敘天倫

現在上海人所最歡迎的幾個新名詞。在我頑固派。老頭兒聽了。簡直大惑不解。例如浪漫兩字。只適用於學者筆墨。現在女子也有以浪漫派見稱者。這眞笑話奇談。行事不堪聞問。廣東女子余美顏。以浪漫蜚聲社會。結交過三千男性。結果蹈海自殺。那末浪漫二字究竟是不祥名詞。桐生道。余美顏猶在人間。蹈海實是誑言欺騙世人。有人見她在日本東京。身穿和服。和一日本富商。實行同居之愛。不料隔不多時。富商又棄之如敝屣。現在已往歐洲留學去了。敬堂笑道。稱他奇女子。確係名副其實。他的本領。眞是非同小可。惜乎不歸正道。論他的作事。可稱武則天以後二人而已。桐生大笑道。若然美顏在座。必定要稱老伯爲生平第一知音了。敬堂道。還有風騷二字。也是文人墨客的專有名詞。

滑稽社會長篇小說 王博士（九）

第二回 老母穿高跟皮鞋 草稿入混元金斗

話說王洪順博士，自從外洋留學回來，只因頭腦中，中了洋毒，所以家中一切起居飲食，樣樣採用洋式，又叫年近六旬的太夫人，也改穿西裝，一天，他對太夫人道，我回國來一看，覺得你們中國人的生活，樣樣不對，就是我們家裡，也很不妥當，我必須實行改造，第一先從人改造入手，我們一家，只有我們母子二人，但是這二人的程度，實在相差過遠，我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你就不對得很，只曉得甚麼三從四德，甚麼鹹菜子要洗得乾淨些，才不得生花斑臭，不但莫有受過新教育，並且連普通學識都莫有一點，像這樣腐敗的人，怎可以做一家的女主人，怎可以做我堂堂博士的母親呢，況且現在的世界，沒有受過教育，就不能生存於世，更何況爲人之母呢，所以我爲改造家庭養成人才起見，明天打算送你到初級小學校裡去肄業，太夫人聽了，還當他是戲言，只得付之一笑，那知到了第二天，王洪顛一早便命車夫老李，在街上另換一乘包車，强迫把太夫人穿戴停妥，扶出公館，自己坐上私車，（未完）

成都 長發和號

專門口蘑豆豉

零售 口蘑八二千 五香二二千 每斤

住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批發販莊格外減價▶

成都唯一無二戲園

小舞台

本日唱演（哭靈）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厢三角

最妙消暑

總府街中段昌福館對門製傘廠樓上黃金窟會店建南土漂壓一杯二四吊錢

地點又適宜　會人又方便　既可以談天　又可以消遣　樓高涼風爽　燈明手拈戲　把斗徐徐吸　天上非人間

精美印刷 價值低廉

同樂印刷社

石印廣告商標訃文證書禮卷股票執照名片等件

出品迅速 現期不悞

◀住成都棉花街九十四號▶

克白淋濁康

進化大藥房出品不拘新起久患一服此藥馬上止痛止濁三天痊癒病重七日永不復發

大瓶廠洋一元 小瓶五角

成都經售處 安甯藥房 華勝藥房 華威藥房

廣告價目

本報銷場普遍如登廣告收效必宏凡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大廣告及大字不登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五十八回 密陀澹大擺五鬼陣 魏朝賢巧排哭喪師

這時魏朝賢，復調集各國蠻兵，齊來助戰，並請盧杞親臨指揮，大安賊將，無不勇氣百倍，以一當十，吶喊聲，遠震十里，數十萬健兒，將徐羣等困在垓心，徐羣出營瞭時，見自己一坐孤營，已被賊軍圍得水洩不通，徐羣奮起神威，率領雲懷玉等左衝右殺，拚命想衝出重圍，無奈賊軍俱懷死志，前仆後繼，兀自猛勇異常，更兼莫邪瑯琊蘇爾且何朝鼎等，皆勇冠三軍，威震絕域之將，任你徐羣鷙騺肘似泰般，也殺不透這銅牆鐵壁，徐羣將格開蘇爾且銅柱，瑯琊國王銅人又到，力敵幾般兵器，還須護人護馬，只殺得徐羣汗濕重裳，血透征衣，雲懷玉鄧瑞珠雙戰何朝鼎，尚感只有招架工夫，並無還手能力，宋洪周霸，被莫邪國王，逼得來似走馬燈般，東跳西轉，徐羣殺得興起，大喝一聲，手中雙肘直望蘇爾且頭上飛來，蘇爾且不敢迎敵，慌忙後退，徐羣復收轉右手肘來，望着瑯琊國王掃去，瑯琊國王，急舉雙人來架，方才架開，徐羣將欲衝出重圍，不防蘇爾且銅柱已到，將格開當柱，瑯琊國王銅人又至，雲懷玉等，只殺得香汗淋漓，嬌喘吁吁，徐羣又分不開身去援救，賊軍齊聲吶喊，不要放走徐羣呀，上哪，直震得山谷欲裂，悲風四起，雲懷玉一着來防，早被何朝鼎一鎚擊中馬頭，坐不穩雕鞍，翻身落馬，鄧瑞珠欲往搶救，不防斜刺裏，便飛了個壽山來，一條禪杖，恰好似怪蟒般，將瑞珠纏住，說時遲，何朝鼎還未俯身往取雲懷玉首級，那時快，一團黑光，直撲他馬脚滾來，何朝鼎大吃一驚，急將馬一拎，縱出圈子，那團黑光，却端的一步也不肯放鬆，倏上倏下，只望着何朝鼎滾去，早有唐軍，將懷玉救起，另換了馬匹，來助瑞珠，力戰壽山，何朝鼎兩鎚上下翻飛，兀自尚遮攔那黑光不住，那黑光倏高倏下，忽左忽右，端的迅若流星，矯若閃電，分不出是人是鬼，是兵是器，何朝鼎殺得興起，高喝了聲去，手中鎚併在一處，直望那黑光裏打去，却不料只聽的一聲響，斗大兩個鎚頭，已滴溜溜滾往草裏去了，何朝鼎大驚，急撥馬後退，那團黑光也不追趕，驀地一滾，直向壽山飛來，壽山看得明白，認得此人，是綽號打虎手的林登，原來林登自與徐羣分頭捍衛，往援左營後，左營堡壘已被蘇爾且崆峒國王等攻破，林登獨力捍衛不住，衆軍雖死力支持，無奈大安健兒，俱拚死來攻，又兼後無援應，四處賊殺連天，分不出賊我兩軍，究竟誰優誰負，後來聽說徐羣敗在後營，林登方將左營放棄，率着敗殘人馬，由亂軍中，直向後營來，將出營堡，便見漫山遍野，燈籠亮子，翻翻滾滾，宛若星河相似，正不知大安山有好多人馬，林登急率軍，來覘徐羣，將才繞過山嘴，便聽吶喊聲，晃似山崩海嘯，大安賊軍，前仆後繼，直望唐軍裏去，林登徒步，舞動偃月鋸，直與人多處捲去，大安軍見他來得凶猛，吶喊一聲，讓了條血路出來，林登撲入重圍，正撞着何朝鼎往擊懷玉，林登方才就地一滾，往何朝鼎馬足剷去，救了雲懷玉性命，何朝鼎雙鎚蓋來，林登早拔出化鐵寶刀，何朝鼎不知就裡，反吃了一虧，林登手挙銅鋸微頓，壽山已經看清，認得是大安舊將，麟園中曾顯身手的逆頭，知道自己必非其敵，不俟林登掩來，便撇了雲鄧二人，往右敗去，林登懷玉等，奮力殺退蘇爾且，與徐羣合爲一處，東擊西殺，好容易殺出重圍，蘇爾且沙慕尼等，却一步不肯放鬆，緊緊追趕，徐羣林登等，且戰且走，霧露迷濛，天色漸漸明亮，徐羣俯覽四面時，不覺呵呀了聲道，這裡是甚麼地方，林登看時，四面俱是峯巒怪壁，那裏去找甚山道，宋洪大驚道，前次宋洪上山時，曾聞壘么軍道過，大安山外有個隘口，名叫甚麼斷腸峽，危壁怪岩，無路可通，鳥飛不到，猴難攀越，那時，我因爲未見這地故未細問，這兒，莫非是斷腸峽麼，大安的舊卒道，這兒正是斷腸峽，三面俱是絕路，此中有進無出，更兼泉瀑俱無，籐樹皆生於山顛，攀越亦感困難，大家聽說，不由面面相覷，徐羣急命退出時，山口以被大安軍用亂石橫木堵住，衝突數次，俱被他不出，更兼亂弩如雨，齊望着徐羣軍馬攢射，徐羣見不是事，只得復退了回來，魏朝賢早命蘇爾且等，揀選精兵，將斷腸峽圍住，多備弓弩，以防徐羣軍來衝突，蘇爾且沙慕尼何朝鼎等，統了二十萬大軍，封鎖峽口，晝夜巡邏，分頭防守，縱徐羣等脅生兩翼，也難逃脫此危了，

大明廿七俠

第四十一回 二俠士敵樓離險地 龍寶山王府入牢籠

這可不是兩頭照應不及嗎，馬青鋒想了想道，啊喲，不妨，咱再說保護龍公哪，恐怕此時龍公已有了危險，亦未可知哪，公孫策應聲道，老哥放心，我料定龍公，此時尚不至有危險，因他昨日纔離出京，以後他必然兼程而行，奸王昨日想看派人跟縱追截，但接着便有咱們的事，奸王的心目中，此時全神都注在倆身上，恐怕已將追截龍公的主意，嚇得忘却，亦未可知，即或派人追殺，也未必即能追得上，如果要去保護，憑倆的足力，或許還趕得上呢，馬青鋒點了點頭道，老哥說得是，咱倆便追去保護一程如何，公孫策道，好，咱倆就去，於是各跨了刀劍，反帶上房門，推說去配貨，出了店門，向城裡的路上走了一段，由斜刺裡一條小胡同穿出，由背街繞往山東的路上，展開足步緊緊追將下去，公孫策將穿山越嶺的本領使出，如風馳電掣般向前行去，馬青鋒不勝驚訝，暗說此人足下好快，莫非是生就的飛毛腿，不敢怠慢，以示弱於人，於是將本人所學陸地飛行本領，儘量的使用出來，好似溜了韁的怒馬，直趕前去，濕徳跑得滿頭大汗，終不及公孫策的快捷自然，雖能追着，始終未能趕向公孫策前面去，他倆那時情形，好比岳王手下的張保王橫，足力就差着這麼一點兒，當時他倆飛奔趕路，一轉眼已走了不少的路程，祇覺得兩傍樹木房屋，紛紛倒退，逢有溪澗等阻路，兩人均是一墊足，即跳了過去，如此緊緊追赶，趕到一處樹林，却見樹林內走出一行人來，約有五六騎馬，三五個步隨，內有一人，差官打扮，坐在馬上，和另一個乘馬的官兒講話，那官兒不是別人，正是二人要追的龍公，二人大驚，急將身體一偏，向道傍立定，等這一行人走過面前，二人方纔席地而坐，定了定喘息，計議道，這光景莫非王府派了差官，兼夜追趕，將龍公召回京師麼，如果這樣，定然凶多吉少，可就怎麼辦法呢，二人正在計議，恰巧有人由面前走過，二人請問了地名，纔知地名喚做蔣家莊，離桑園不遠，只差有三五十里路程，二人計議道，如今龍公復又入京，不知究當如何，咱們應該怎麼辦，怕則怕他一到京城，即被奸黨所害，京城既已戒嚴，咱倆縱有通天本領，也難即刻將他由京城裏救出來，如是不救，萬難坐視，可怎麼好呢，二人商量無計，遂起身遠遠的追上龍公等一行人，緩緩向京城路上追去，看官們，看到此處，必然有些模糊，怎麼龍寶山昨日洗清了身體，由王府出來，官復原任，趨程前行，連恩相李鴻宗都不曾叩見，即已上路，如何這會兒又掉轉馬頭回向京城呢，哈哈，在下不說諒看官也猜想不到，這並非在下賣關子，實因在下一枝筆，同時寫不到兩邊的事，如今在下且掉轉筆尖，細寫這個原因，看官別忙，請看下文罷，

一篇妙文

禁止男女同床

自粵省禁止男女合泳後，茲聞廣東省河督局長，又請施行禁止男女同行，略謂「男女既然有別，胡乃嚴於水而寬於陸」其文雋永有味，今又有起而更進一步作出禁止男女同床妙文，噫！亦異矣！茲錄之於下，以餉閱者

挽狂瀾於既倒，始於今年，辟邪說於方張，盛行南國，倡文言復古於前，提男女關防於後，行見文縐縐酸溜溜雍容揖讓之風，或將復盛於我國，豈不懿歟盛哉，但文言復古，究爲避重就輕之談，禁泳禁行，亦屬捨本逐末之法，正本清源，其維賴乎禁止男女同床乎，何者男女同床誰能止乎禮義，夫婦共枕豈得敬如賓朋，床第間之既不免有倒鳳顛鸞之舉，（未完）